

〔日〕森村诚一 著

徐明中

陆海光 译

张俊炜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two large, dark silhouettes of faces are shown in profile, facing each other against a bright blue sky. Below them, a landscape is depicted with a small, thatched-roof hut on a hill. A bright, glowing light source, possibly the sun or moon,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hut, creating a strong backlight effect. In the foreground, a small, stylized figure is visible, and a small airplane is shown in flight. The title '野追杀'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white characters with a dynamic, brush-stroke-like texture, slanted upwards from left to right. The publisher's name '花山文艺出版社' is printed in smaller, black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right.

野追杀

花山文艺出版社

〔日〕森村诚一 著

徐明中

陆海光 译

张俊炜

雪野追杀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雪 野 追 杀

(日)森村诚一 著

徐明中 陆海光 张俊炜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8.25印张 174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 3.40元

ISBN 7-80505-294-8/I · 274

内 容 提 要

少妇真纪子由于丈夫性格怪异，与儿子的班主任相爱并双双私奔来到行将荒废的风巢山村。不久，山村附近突然坠落了一架自卫队最新鬼怪式飞机。同时，山村居民和游客们觉察到自卫队为封锁飞机坠落真相，企图制造雪崩等事件，将居民和游客一举消灭。为了各自的生存，双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故事惊险紧张扣人心弦。

目 录

第 一 章	消失的流星·····	(1)
第 二 章	凶恶的鼠尾草·····	(37)
第 三 章	小虫报警·····	(58)
第 四 章	螳螂的抵抗·····	(85)
第 五 章	凋零的鲜花·····	(108)
第 六 章	骨肉的书信·····	(114)
第 七 章	攻防之谷·····	(129)
第 八 章	欺瞒的爱·····	(168)
第 九 章	残酷的废物利用·····	(177)
第 十 章	屈辱的传声筒·····	(203)
第十一章	辛酸的墓志·····	(217)
第十二章	残酷的别离·····	(234)
第十三章	最后的来客·····	(250)

第一章 消失的流星

1 70年代2月的一天下午，航空自卫队司令部所在地埼玉县入间基地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中。

当天下午4时许，从茨城县百里基地紧急出动的第七航空团所属的一架F—4FJ主力战斗机突然中断了三十分钟的通讯。

F—4FJ型鬼怪式飞机是最新型喷气式战斗机。载炸弹七吨，并配备“空中鲨鱼”空对地导弹四枚，空对空雷达自动导航导弹“霹雳”四枚，“龙II型”四枚。这种飞机能适应任何恶劣的气候，在高空中能保持二、四马赫的时速，是一种性能超群的新型飞机。

如今，这架如此重要的战斗机离开基地后竟消息杳然。

下落不明的是417号机。机上人员是第七航空团百里派遣队第1001飞行队长大山弘空军二佐和沼田和市大尉。一同出航的416号僚机已经回到了百里基地。据该机飞行员大野茅雄大尉和平川正己中尉报告：“飞机正由山梨县甲府市飞向长野县伊那市，在八千八百五十米高空编队飞过赤石山脉仙丈峰上空时，闯入积雨云的云层中，被包围在一片强雷区。

等到拼死窜出到达伊那上空时，发现与417号机失散。再升空到一万三千米折回去时，已不再见417号机的踪影。这段时间里，无线电通讯中断。估计该机通讯出了故障，我们只得返回基地报告。”

F—4 FJ的续航距离是三千八百公里。燃料还远远没有耗尽，可是在连结全国二十四個雷达站构成的自动警戒管制系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它的踪迹。实在难以想象，这架主力战斗机竟能销声匿迹三十分钟以上。

笼罩在司令部的忧虑逐渐由于绝望而增加了一层黯然的色彩。大山、沼田机组的遭难看来是确定无疑了。

基地各雷达站通过计算机联网，一年中昼夜不停地实行对空警戒。一旦探知到接近日本领空的国籍不明飞机或不明飞行物体，各雷达站的跟踪计算机就立刻追踪，同时向ADDC（防空指挥所）报警。而ADDC的中央计算机则在瞬间就能识别出敌机或我机，计算出高度、速度、方向，作出使用何种武器的选择。雷达覆盖区域包括南朝鲜，沿海州，萨哈林，南千岛。

可是，417号机却突然从基地雷达覆盖网的网眼中漏出、消失了。

2 见坊利道和水桥真纪子的婚姻是个悲剧。真纪子在蜜月旅行时就依稀意识到和这个男人是没法好好过日子的。

事情是这样的：新婚之夜，这个多么值得纪念的夜晚，丈夫利道却在房间里长时间地给母亲打电话，似乎当时不同母亲通话他将不知所措。

作为见坊家的独生子，未来见坊商事的唯一继承人，利道从小就在溺爱中成长，已经是完全不可救药了。真纪子和他能作为夫妻维持几年生活到今天，一是由于在新婚旅途中怀下了利也，二是真纪子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夫妻生活。如果不发生那种不齿启口的事件，真纪子没有和反町重介的偶然邂逅，也许她还会忍耐。作为见坊利道的妻子，作为这个家族的媳妇，顺理成章地获得与这个地位相当的财产。

见坊利道和水桥真纪子的结合是两家父辈安排撮合的。见坊商事是短统袜行业的最大的制造厂。以经营妇女用品、内衣裤为主。最近扩大到外衣及不动产业。水桥家在箱根经营一处旧旅馆。利道的父亲利平常常陪着外国销售商打完高尔夫球后去住宿。在那里看上了偶尔到旅馆来的真纪子。做父亲的比当事人更是热心，他随即为儿子提亲，进而几乎是不容推诿地撮合双方见面。

作为水桥家来说，女儿真纪子如此受到财界的实力人物见坊家的青睐，也并非不满意。水桥家不过是地方上的小康之家，这桩婚事当然可算是相当理想的了。

那时候，真纪子刚好从女子大学毕业。近年来，那些女大学生在生活上的越轨和放纵似乎屡见不鲜，但真纪子却相当自重，虽然周围没有男性是一个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她受到的是旧家庭根深蒂固的熏陶，电影或小说中那些炽热的爱恋，在她看来仿佛是海市蜃楼。

因此，突如其来的会面、结婚这些事，她毫无思想准备。在父母和亲戚的促成下，莫名其妙地被带到了闹哄哄的会面酒席上。从外表上，看不出对象有什么缺点。当她脱口请父

母做主时，婚约就立即缔结了。随后就闪电般地被撮合成了婚。

仅仅是一次的会面，两个二十多年沿着不同人生道路走到一起的人是不可能相互了解的。首先，真纪子连对象的脸也没有看仔细，也几乎没有作过交谈。这种场合下的会面是按照对方的单方意志进行的。

利道却一见倾心。真纪子的那小家碧玉所特有的迷人美貌迷住了他。事后据说，那次会面后，利道曾执拗地表示：如果真纪子不同意，他便去死，着实使旁人惊慌了一阵子。

真纪子也没有足够拒绝的理由。她只是低着头看了他几眼，觉得他相貌并不令人讨厌。况且父母介绍的婚事总不至有什么问题。

在自己的婚姻上听凭他人作主的宿命观，导致她吞下了长期痛苦生活的苦果。

真纪子婚后才意识到人生的真谛，但她还缺少独立自主的能力。以往的她，是在水桥家深闺中，与入世隔绝成长起来的木偶娃娃，在优越的环境里受到了过多的保护，根本不用凭自己的力量在生活的大海里游泳。涉世之前也没有经受过任何的风浪曲折。

自从嫁到见坊家后，她仿佛一下子从平静的温水池被卷进了充满寒流漩涡的深海。以往的保护墙完全被拆除了，她必须凭借自身的力量去游泳。她的人生起点竟这样的艰难，这是非常不幸的。

结婚初期，利道的异常行为还不太明显。真纪子对于男性除了父亲和兄弟，一无所知，她多少也觉察到了利道的一些异常，但她只以为“或许就那么一回事罢”。婚后第一次使

她惊诧的是利道居然还珍藏着孩提时代玩耍过的全部玩具，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幼年期的玩具作为成长过程的纪念，成年后保存起来，以助于对过去的回忆，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没有。可利道的情况却不同，他收藏的数量堪称“巨大”，而且象收藏珍宝似地保存着。

他有时独自长时间地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谁都不让走近。婚后的新房设在见坊家颇为气派的宅邸，他们和父母一起生活，那里还有几个常年服侍的女佣。每逢利道关进自己的房间里时，她们总相视而笑，这种笑里蕴含着某种意味，似乎在说“又开始啦”。真纪子问她们为何笑，回答她的只是更令她难以捉摸的笑，她们不告诉她。

究竟一个人关在房里干什么？并且不时从房中传出似野兽的吼叫、似孩子悲鸣的怪声音。

真纪子心里纳闷：莫非丈夫中了邪？一种好奇心，驱使她决定在利道再次关进房里时去偷看个究竟。利道的房间在同一院落里，只要从院子那边走过去，便可以隔着窗户看到里面。她想象着丈夫在做着什么荒唐事，决心要把他的“怪病”弄个水落石出。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利道又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他差不多一直是在这个时间“开始”的。真纪子也已做好了准备，她蹑足来到窗前，透过窗子，映入视野的光景令她目瞪口呆：房间里摊满了玩具，房内一圈铺上了玩具的轨道，在上面行驶着模型火车。利道跟着火车绕着满屋子跑着，一面像孩子似地拍着手，一面怪叫。接着又将塑料玩具动物一个个拖起来，用双手捉住让它们“决斗”。攥在双手里的玩具动物互相碰撞，然后让自己中意的获胜。这光景，完全如同

五、六岁的幼儿。玩腻了，再将所有的玩具排列在自己面前，这神气，就像一个在阅兵的大将军。事实上，他是在阅兵，玩具是他的臣民，而这房间就是他的王国。“玩具阅兵”是利道的娱乐。

真纪子在未让他发现之前离开了那里。

利道还没有脱离孩子气，身处在玩具中间时才觉得踏实。这些玩具是他最可信赖的部下。“这冤家！”她叹道。那时的真纪子还有聊以自慰的余地。

既然丈夫还未脱离稚气，那么使他摆脱稚气是自己的分内事。丈夫还在玩玩具，岂不是意味着自己作为妻子缺乏吸引丈夫的魅力。如果他倾心于妻子，自然不会再有和玩具玩耍的闲暇了。真纪子这么想，并且也这么努力了。

真纪子为了“独占”丈夫，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仍不能奏效。真纪子开始意识到：这与夫妻生活似乎不属同一个范畴。

问题在于利道并非不满意妻子，而玩具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尽管他已经成年，但他那幼稚的部分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可是孩子出生后他总该玩不成了吧，这些玩具都将让孩子给夺了去。”腹中时时蠕动的小生命给了她自信和耐心。利道就是再孩子气，等他当了父亲，出于自觉和责任，或许会像个样子吧？“如果好不了，就糟了！”真纪子自言自语道。

现在，丈夫作为见坊商事的专务董事，尽管这个位子不是凭他的能耐取得的，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处在继承这份家业的地位上了。而他至今还未能脱离母亲的帮助，热衷于“玩具阅兵”。这样下去怎不令人担心呢？

不久，真纪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利也。孩子象母亲，看上去十分聪明。利道对孩子的长相与自己儿时不够像有些不满。在儿子降生时蒙上这层疑云，是她的不幸。

比起做父亲的来，倒是祖父、祖母更加喜悦。“这下咱见坊家可有了后来人啦！”平素在财界令人生畏的利平也一反常态欢喜异常。可是利道却兴味索然，好象担心见坊家的台柱子地位一下子被自己儿子夺了去。利道对儿子的诞生所产生的心理，犹如当父母生下弟妹后，关注力自然转移到弟妹时所表现出的嫉妒感情。

“天哪！这冤家在嫉妒自己的儿子呢。这时的真纪子才觉得自己刚刚认识到利道的本质部分。他身上不光是残留着幼稚的部分，或许他的一切都是幼稚的，仅仅凭藉那成人的体格和表皮将幼稚的本质包藏起来了……

利也的出生丝毫没有治愈利道的玩具癖。非但如此，有一天又发生了一起令真纪子哭笑不得的事；利也将近周岁，他已经能在家里到处乱爬了。一般体重轻一些的孩子这当儿已经能摇摇晃晃学步了，可是体重超标准的利也只能歪歪扭扭地坐着或是满屋子地乱爬。为了安全起见，在他的行动范围尽可能地采取了防护措施。尽管如此，真纪子还必须留神他。孩子不懂什么叫危险，东西一到手就放到嘴里，所以凡他手能触到的小件物品都被搬开，刃物利器统统作了“隔离”。有一次利也爬到房间的角落里不停地拨弄着什么，走近一看，原来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拣来的发卡，正要往电器插座里塞去。真纪子大惊失色，立即抢下了发卡。稍稍晚一步发觉他可真要触电了。在利道房里保存着许多玩具。真纪子曾为利也向

丈夫央求过，请他将这些玩具给孩子，但利道却说：“不能将这些旧玩具给他，不卫生，孩子要，给他买新的就是了！”总之，利道的玩具是不容他人染指的。

有一天，真纪子稍不留神，利也乘房门虚掩的当儿溜进父亲的房里，发现了那些搜集的玩具，利也就象探矿者发现了金矿。他将父亲的珍藏撒了一地，坐在当中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正巧利道回来，发现自己的王国被这个可爱的侵略者搅得满地狼藉。通常做父亲的，对这种侵犯只会高兴，但利道却不能容忍，他脸色铁青，一下朝玩在兴头上的儿子扑了过去。利也突如其来的哭叫声使真纪子吃惊地赶来。她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场面。“还给我！把它还给我！”利道在从儿子死死攥住的手中抢夺动物玩具，儿子大声哭着。“孩子这么喜欢，你就给他一个不就得了！”真纪子惊讶地劝道。“少啰嗦！我是怎么说的？我的房里谁也不许进来！这小兔崽子怎么啦？利也也好，你也好，谁都不准进来！”利道面目狰狞地瞪着她吼道。说着，一把从利也那嫩叶似的小手中夺过玩具朝他那幼小的身躯乱踹乱踢。利也哭得更厉害了。“哎！你就不能……”真纪子瞠目结舌，后面的话也说不出。“滚出去！给我带着这个小杂种滚出去！”利道狂吼着，脸上充满着憎恶表情。

真纪子在这时候才清楚地看出丈夫的异常。作为妻子，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如今无法回避的现实，却证明了他的异常。

3 从那天起，利道的异常更为明显了。他的妄想癖也越强强烈。餐具的放置等这些丁点的小事也会引起他的迫害妄

想。诸如冲上了热茶的茶壶放得离他近了，他就会联想到如果茶碗翻倒会烫伤自己。“你这是存心要烫着我呀？你是盼我死呀！”有时上班前嫌佣人把鞋放得不对劲儿，几次三番让她重放，直弄得女佣哭了出来。早晚上下班他有专车接送，行驶的路线是固定的，有时遇上道路施工不能通行，他就认为不吉利，即便有重要会议也照样掉头回家。

在上班、出差前掉了颗钮扣，碎了餐具，断了线绳之类的，那就不得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都同他有关，他一味陷入妄想。不久，又出现了强迫行动的症状，对不清洁的东西极端恐惧。洗手要洗上几遍。仔细洗完后拧上龙头，又觉得龙头上也带有细菌，于是再洗手。在毛巾上擦干时，又怀疑毛巾是否干净，于是再重洗过。夏天里出门也要带上手套，为了防止细菌的侵入，手套是双层或三层的。

这一系列的异常当然不是在一时里全部出现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一表现出来的。就如同气味闻久了会麻痹嗅觉一般，可以说真纪子对丈夫的异常，感觉也是麻痹的。

与夫妻生活的恶化成反比，真纪子的女性美越发成熟了。当初与其说是丈夫，更令公公一见倾心的真纪子，她那天生的优良素质经过夫妻生活的磨琢更是增添了光泽。增添了女性的魅力。她犹如带青的苞蕾，是利道催发了它，使它绚丽灿烂。利道觉得自己就是发掘、培养明星的经纪人，如今这个明星却欲从经纪人手中逃脱。

利道终日惴惴不安，唯恐自己一手栽培出的鲜花有朝一日被其他男人摘去。不，即使不被摘去，也许在自己不知觉中已经有人在偷偷地掰开这浓密的花蕊，吮吸着它那甘美的露汁。他对妻子任何言行都怀疑，同跑街人的三言两语，一

个事务性的电话都令他发出猜疑的目光。“喂！跟跑街的有什么值得好笑！你这笑里面有什么意思？那跑街的是不是同你好上了？”“刚才那电话是怎么回事？别装得若无其事，你们用了什么暗号？”就这样失魂落魄地追问。从此，每隔半个小时就从公司里打电话回来，外出购物也会怀疑是否在外同男人幽会。“既然这样不放心，你就和我一起去怎么样？”真纪子忍不住回道。利道不容分说，一下把她按倒，手伸向她的下襟。“你要干什么？”真纪子大惊道。“我要检查检查你的下身！”凭着男人的蛮力，利道粗暴地剥去她的下衣。这时候，如抵抗，更会招致怀疑，真纪子泄了劲，利道就象狗一般地嗅起她的下阴来。

如果是相亲相爱的夫妻，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刺激，或许会提高性的喜悦。然而，在原先就不相爱的夫妻间，只能骤添厌恶感。

从那次起，当妻子外出回家利道每次都要进行“身体检查”。就是讲明去处，回家时仍不例外。真纪子什么都不想分辩，连拒绝他的念头都打消了。她想，如果这样能使丈夫释疑，与其长期遭受令人讨厌的怀疑和猜测，倒不如忍下这暂时的羞辱。

这样的生活，竟也能捱上七个年头，这就是夫妻生活的惰性，或是家庭生活的惰性吧？不管怎么说，家庭至少能躲避社会上的风风雨雨，恰如人泡进了暖烘烘的浴池，身心就会变得懒洋洋的，再也不想跑出到外面去。当然这个惰性的核心是儿子利也的存在。对母亲来说，孩子的存在是绝对的砝码，即便对丈夫失去了爱，可孩子却仍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纽带。

不久，利也上了小学，真纪子的生活里闯进了反町这个利也的班主任。二十六岁独生的反町不同于那种现代派的盛气凌人的青年。他人很朴实，似乎还带着一些涉世未深的痕迹。言谈举止中充满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真纪子放心了。小学教师在家长眼里是至关重要的，往往不无夸大地认为，孩子的命运就取决于启蒙老师的好坏。确实，最初的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夫妻的感情冷下来了。真纪子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儿子的身上。她率先接受了“PTA”(家长、教师联络会)及学校各种名堂的校外工作。

她开始热衷于孩子的教育。对此，利道倒没有任何意见。“PTA”或学校的外出活动回来时也不再“检查身体”了。看来，学校这个地方是令他放心的。

真纪子担任“学年委员”要参加教育观摩、运动会、恳谈会等等，还要承担起沟通学校和家长之间联系的各种繁杂的事务。因此需要同班主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段时间里真纪子和反町之间的接触频繁了，同时对反町诚实的人品产生了好感。不过，她始终注意保持着作为一个学生母亲同教师的距离。不久，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学校组织的一次秋游活动时，利也和几个顽皮的同学偷偷从教师、家长的眼皮底下溜出，去尝试小小的冒险。利也踩滑了一脚，陷进了沼泽潭里。小朋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呆了，纷纷逃之夭夭，没有一个设法去救他。看到孩子们惊慌失措的样子，反町追问之下，才知道出了事，赶紧跑到现场救起了濒临危险的利也。这事在真纪子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反町拯救了孩子。

事故加深了真纪子对反町的好感。可打从这以后也开始出现了关于他俩的流言。流言很快又添加上臆造的细节。传说他俩已经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有人说看见他俩从旅馆包房中走出的背影。有人声称目击了他们在放学后的校舍背阴处接吻。一个美丽少妇和青年教师不正常的恋爱，对那些为安稳的生活厌倦而闲得无聊的“PTA”太太们来说，是再妙不过的话题了。

流言蜚语就象在长满枯草的原野上点起了一把火，立即蔓延开来。

流言传到了校长那里，校长本来就对年轻单纯的反町不抱好感。他是个在学校内唯我独尊、事无巨细都要抓一把的人。如今的青年人常常与现行的体制相违背，即便说是事出有因，但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竟然如此桀骜不驯标新立异，着实令人恼火。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难于摆布的下属。如今他成了流言的中心人物，一个教师同学生的母亲发生不正当关系。如果是事实，倒是一个确切的把柄。如果这事被新闻界传出去，对自己的位置也有影响。幸好流言似乎还处于“内部”阶段。对！决不能让它再进一步扩散开去。

校长叫来了反町。用一种既定事实、先入为主的目光审视着他。反町愤然否定，但他拿不出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无风可不起浪呀。”校长的目光瞅得反町简直气炸了肺。“既然你是清白的，但能形成这些流言，想必总有些不检点的因素吧？不能过多地接近某一个特定的母亲，是称职的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观念。你是忘记了这些，才遭到那些流言的，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个教师的失格。”校长已打好了腹稿，以此为借口把他撵出校门。留他这样的人在身边，就如同身边放